

〈第二次分手〉

第二次分手，遠比第一次更難以啟齒，彷彿宣告著自己重蹈覆轍，並且提醒對方——被同一個把戲呼嚨了兩次。

但我們的感情是一種錯誤嗎？昔日耳邊的吳儂阮語全都是謊言嗎？——這似乎是每對情侶分手時都得面臨的審判，雖然有人宣稱愛情沒有對錯，只是到頭來，好像總得有人流淚、有人說「對不起」，才算一個 Good-Ending。

若這樣的心情是出自於理性，你的愛情觀採用的，便是一種歸納法、演繹法和田野調查，可以條列出諸多標準，例如：

情人必須溫柔體貼、任勞任怨、全方位服務，甘於當一位司機、提款機或男傭；情人得在生日或交往第一百天時，獻上九十九朵玫瑰或排一個心型蠟燭；求婚時則採用傳統卻代表誠心的標準跪姿，並含情脈脈地遞出一顆鑽石戒指……

只是這樣的愛情，並不能真正歸於愛情的範疇，而是出於一種研究——審查權在妳自己的研究。所以總可以在最後下結論：由於某某某沒有達到以上歸納、演繹，以及調查統計結果的情人標準，是故不適任本人之情人一職。

然而，這樣的方式到底算是理性還是主觀？適不適到頭來都是自己決定的，對與錯，也都是私自以為的。

可若是以感性為出發點，周遭的朋友都會認為自己不可理喻，他們會說：「我實在不懂，妳為什麼到現在還放不下他？」，或者連你也會這樣指控著：「你可以傷害我一次，也可以傷害我第二次……」

傷害？為什麼愛情到最後只剩下傷害？我們難道不是因為相愛、相惜才決定在一起的嗎？為什麼這世間只有少數的愛情得以善終，而曠男怨女卻那麼多？

於是我帶著你的傷痛、你帶著我的罪惡各奔東西，彼此在彼此的記憶裡，化做永遠無法釋懷的詛咒……這或許足以成為我「放不下」的理由吧！如果僅僅是為了找理由的話。

就像是初次提分手時的困窘，我和每個意圖結束的人們一樣，編排了許多合理的說辭，希望營造出一場完美的辯論——好讓你可以接受：「我們分手」這件事。

但其實我們都明白，無論邏輯再縝密、證據再充足、語言再動容，也無法說服人的感情，甚至連自己的真心也無法說服；因為究竟為什麼想離開某個人，和究竟為什麼愛上某個人一樣，都是沒辦法條列、分析的。

所以我們只是試圖抓住一個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因，好用來解釋這個彼此都無法接受的果。

「妳確定要分開嗎？說確定、或不確定就好。」坐在對面的你貌似冷靜的說，但手臂和肩膀都僵硬著，連用語都儘量避免「分手」這個尖銳的字眼。

「嗯，確定。」坐在你對面的我也在努力撐住眼淚，以防它洩漏了自己意志不堅。

「好！那我們就分…分手吧！」你猛然撐桌站起，立即撇過頭，好讓我不能看到你的表情，我也同樣低下頭，令瀏海掩飾眼前你的身影，越來越朦朧……

頓時我覺得自己的理由在你耳裡肯定很可笑，頓時所有的理由好像都不是真正的理由，頓時硬是被塞進一大堆理由的是好像我，頓時我也開始幻想著盤據在你腦袋裡所有接受的理由——是不是真的有理由？還是只是應和著：我的理由？

或許相愛跟相仇都是一齣齣荒謬劇，在落幕之後殘留的，只有空虛、羞恥，以及宛如宿醉的頭痛、暈眩和噁心……

這也是為什麼我清楚的明白，在你之後的愛情都只是在找理由。

我學會徹徹底底主觀的理性，藉此避免自己再陷入無法自拔的情感漩渦。一心認為：就算是無法感動人心、生硬的研究，但至少在該下結論時，自己可以掌握確實的內容；就算每段感情所給的理由都說服不了對方，但至少都說服了自己：

是啊，錯在我，都是我的錯！所以你走吧，我放你自由。似乎這樣自發性承擔罪惡的作法，就會對愛情產生的傷害釋懷很多。

「難道一提分手的人就是罪人嗎？」電話這頭的我在沉默很久之後，只說得出這句話，而另一頭的你在沉默了更久之後，選擇掛斷了電話。

這是我們的第二次分手，我沒有給你理由，你沒有給我答覆——這時我才發現，其實我並非真願意揹負愛情的罪名，我只是心疼每個愛過我的人，卻不知道該怎麼做……

理由，執著於理由，然後因為理由而更加執著，卻大過對於愛情本身的執著。

所以第一次分手後的再次重逢，當我找不到離開你的理由時，我便以為我們可以復合，因為那些讓我們分開的因子，在這個時空都消失了不是？可是我沒有想到——讓我們得以相愛的因子，也在時空的淘選過後，隨著潮水逝去……

我們總以為任性就能促使分手不成立，以為只要緊緊抓住回憶，就能不看、不聽、不面對愛情垂死的哀鳴——所以我們的心裡的愛情，至今仍哀鳴著，維持在一直垂死、卻始終死不去狀態。

為什麼總是要等理由來說服我們？既知道理由不足以說明一切，為什麼不坦然地接受世間的悲歡離合？

「你可以傷害我一次，也可以傷害我第二次……」

「難道一提分手的人就是罪人嗎？」

這些對話至今還在耳邊迴盪，好像昨天才剛結束通話，或懷疑一是剛拿起掛筒，就湧進腦海裡的假想。我也常常望著螢幕上的號碼發呆，考慮是否要撥打過去，就這樣考慮到睡著，然後才在夢裡與你告解……

「我很抱歉，雖然我真的不希望將你從我的生命中抹去，但是一真的得放手了，因為我沒辦法愛你了！」

「你是我最希望得到幸福的人，但以這樣的狀態繼續走下去，我們也不會真正幸福的！我們都應該走出來了，不要再被過去牽絆住，不要成為彼此生命的陰影；況且，最美好的你怎麼會是陰影呢？」

「或許我說得很容易，你也會當作是藉口、推託之詞，可是都兩年多了，你不曾我的生命離去……我很累，我相信你也很累，為什麼不給彼此自由的空間呢？」

「難道遇到我對你來說是一種災難嗎？我帶給你的最終就只是悲傷跟絕望嗎？你希望我一輩子抱著罪惡感活下去嗎？」

膽小如我，一直無法面對你，直到第二次失聯的一年後，你才終於給了我正面的答覆，就在我的網誌文章上，以你的溫柔真正說服了我——

「請相信妳帶給我的不是悲傷跟絕望，而是美好的回憶與甜蜜的幸福！有時回憶

著過去我仍會輕輕地笑出來，但我現在已很清醒的了解，那都過去了……」

「我很感謝妳給我的一切，不論是過去、或現在。我不會責怪妳，也不生妳的氣，反而由衷的希望妳開開心心、過著幸福的生活！所以也請妳放下心中的枷鎖，把握好身邊的美好。」

「我心疼妳所書寫的『過去』，我知道那對我們而言很美，曾經；但它卻已經凋謝了，應該被溫柔的埋葬才對……」

「我會好好的生活，我希望妳也一樣快快樂樂。這是我的請求，可以嗎？」

果然感性的問題只能以感性解決，愛情的理由只能由愛情給予。我很高興我們的聚散帶給對方的不是墮落、不是怨憎，而是滿滿的疼惜與祝福；我們放在彼此身上的時間，也絕不是蹉跎、浪費，我很高興在最美的時候遇見你。

於是，第二次分手落幕，我不再認為這是命運的捉弄與訕笑，正因為我們的笨拙和衝動，終於給了彼此最溫柔的解答。

我們不必再置於天秤的兩端衡量彼此的得失，不必再介意理由合不合理、恰不恰當，因為這就是我們的選擇……

於是我終於可以勇敢的說：「親愛的，謝謝你。我們的第二次分手，真的分手了！」

